

歡迎來電文 \ 海旭

瀛苑副刊

電話鈴響了三聲，我搶接起話筒，免得吵醒午睡中的家人。

話筒那端傳來一中年男子的聲音。

「上午是你……打電話……過來的嗎？」「是的。」

我的確打過一通電話，應徵一工作室的「口述撰稿人員」職務；但早上對方的說法是已不缺人。

「喔……那通電話大概是我助理接的吧！」言下之意，似乎尚未找到適合人選。我暗暗高興。

「嗯……，怎麼樣？你是……目前在學的學生？幾年級？……哦！研究所啊！……我要的人必須具備不錯的文學素養，所以呢……我必須了解一下……」

於是簡單自我介紹。

「咦？那你為什麼不繼續就業？……說真的，欸……不是我有偏見或什麼的，你幹嘛重新當學生？幹嘛要念研究所？沒什麼出路嘛！是不是？……古文念再多能有什麼

用？……還是你想當老師？當國小老師會瘋掉，……當國高中老師？現在國高中生素質多差勁啊？叫他們寫一封信恐怕都寫不通順，還不如考考他們明星的八卦反倒倒背如流哩！」

懷疑他的見解之外，這些話我也聽過八百次，從決定考試到考上之後；估計還能再聽個八百次，在拿到學位之前。

這樣的對談，似乎有點趣味性，但我不得不將談話導向正題。

「喔……因為呢……我本人是個文字工作者……就是寫寫東西、編編劇本，自己就是老闆，愛工作就工作，沒人會給你臉色看……」

他解釋了文字工作者的定義、他過去的資歷、編劇與製作人及廣告商的生態關係、日劇編得如何如何好、編劇的使命為何、台灣前陣子收視高居不下的鄉土古裝戲如何不合理、當編劇有時必須違背良心……等等。

話鋒雖被他轉到天邊，但我洗耳恭聽，像是張良在橋上巧遇老者，即便沒能繼承一部兵法大全，也能偷師一番吧！雖然還是不明白「口述撰稿員」的工作內容及待遇為何？

「我啊？我是經濟系畢業的……不過，我可是出身書香世家，從小看遍古文觀止及世界名著，琵琶行還是什麼滕王閣序的，背過沒？……我也背過，……你隨便說一篇古文，我都還能背上一段，信不信？」

我十分信。若不是真的讀了不少書，說起話來也不可能這麼天花亂墜。

「文人真是可悲啊！要想靠文字吃飯？可以！最方便的途徑是參加文學獎，不過，投各大文學獎，最好祈禱自己上輩子認識老編，要不然上千封稿件中怎麼就你偏偏能被看上眼？……得了個首獎，獎金少說二十萬，也有了名，……當然，這時你寫出來的東西，身價就不一樣了，不然即使你寫的再好，出版商也不會理你，他們是在商言商嘛！誰要出版讀者不看的東西？是不是？……」

話布口袋子破了個洞，沒完沒了。

接著批評幾位知名的寫愛情與性的女作家，又多方談了小說創作，才終於繞回口述撰稿員的話題上。看牆上的鐘，他的脫口秀已進行四十分鐘。

「關於我要找的人呢……他必須要……能跟我配合，我呢……告訴他一個idea之後，他就必須照我的意思去撰稿，主要的工作呢包括幫我打字，因為啊……我這個人……喜歡喝酒，酒喝多了，就……得了痛風，對……所以我手痛起來……沒辦法長時間打字，助手就必須幫我打打字囉！……不過，這沒什麼的嘛！是不是？……喝酒不是什麼壞事，不用太緊張，ok？」

待遇呢？

四兩撥千金，他反過來問我，「現在……我們來試試看喔……這樣子好了，我呢出

一個題目……你必須十秒之內想出一個三百字以上的短篇故事，怎麼樣？敢不敢試一試？……沒什麼難的啦！……沒關係，你先考我，來！……你隨便想一個題目考我，什麼題目隨便，我馬上可以講一個故事出來，而且，不吃螺絲喔！……」

出題有什麼不敢的？腦中閃過一個題目，「沒有收信人的掛號信」我說。看他掰什麼。

果然是高人，不假思索隨即說出一篇三分鐘長的故事，沒吃一個螺絲；文情並茂、抑揚頓挫，十分引人入勝。大意約莫是一位為情所困之人，天天寄一封雙掛號信，到一個電話簿上隨意翻來的地址，而信封上自己的地址也是杜撰的；頗有都會人「寂寥欲訴、無人能懂」的情調。

換他考我了，不難吧！我想。誰想我開頭第一句就組織得坑坑巴巴，第二句起就啞口無言，嗯嗯啊啊的；同他相比，簡直似滿肚草包的膚淺書生，書到用時方恨少！

「看在你陪我聊天的份上，」他說。於是幫我把故事接了下去，沒讓我太難堪。

「服氣了吧！好了，……你知道我的電話嘛！以後……」怎麼了？不打算用我？好歹也陪他聊了這麼久。

「您還沒告訴我薪資多少？……還是，我沒通過您剛才的測試，所以…」

「哪裡有什麼測試？我剛剛只是和你玩個小遊戲，根本不是什麼測試啦！哪有這麼嚴重？……我給的薪資？……很低的啦！你不會想來的啦！……不過，當然可以學到很多東西……，你來了，如果有各種文字工作上的問題，或想投稿到別的地方，當然我都可以指導，好歹一些編輯也會看我的破面子，……總是比自己摸索來得快多了，是不是？……嗯，一個月啊！你要多少？……你說說看……兩萬六！？開玩笑，我請不起，你這是專業的價格……如果你現在投的稿能被報社登出來，才值這個價；……如果你能在報上開個專欄，那我一個月可以給你七萬，而且你在我這工作室出的書，所得我們對分也沒問題。……你的文章上報過？……沒關係啦！等以後你出了名，可能我想請你你還不要呢！……我這兒啊？……我只能付你一萬八到兩萬元，……暑假期間每天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，有時候趕稿的話……可能會更忙些，重點是要能跟我溝通的來，意見和我不同時可以罵罵我更好……好啦！既然你有我的電話，如果你以後有什麼問題，也歡迎來電找我聊聊啦！只要我還沒死的話……沒那麼快，我才五十而已……好……好，你考慮一下吧！……如果你覺得呢……條件能接受，再來電告訴我你可以幫我的忙。……就這樣，再見！」

什麼嘛！要我當廉價知識勞工！能開專欄還要你請我嗎？這種說法簡直欺負人！但他如此吊人胃口，我竟開始認真考慮向此低薪工作屈就的可能性，方才他不是說了歡迎我再次去電嗎？

於是我再次拿起話筒。這回非得談出個結果來不可。

「喂……」

2010/09/27